

## 〈溱洧〉與儒家評論之影響

康森傑

《詩經·鄭風·溱洧》內容自古以來頗多爭論與批評，由於其為《詩經》中最清楚描述男女春遊之詩。〈溱洧〉描述「士與女」在河岸上漫遊而談情說愛。

筆者認為評論關鍵在於〈溱洧〉是否為淫穢之詩。多數《詩經》之詩為典禮及道德之模範，古人以其為教養之基礎。孔子讚美〈關雎〉云：

子曰：關雎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

據此可知，孔子優遇〈關雎〉，因其「不淫」而且孔子認為《詩》適合儒家道德教訓。然而〈溱洧〉內容「淫」或「不淫」？考漢代《毛序》敘述〈溱洧〉之詩旨云：

溱洧，刺亂也。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淫風大行，莫之能救焉。<sup>1</sup>

鄭《箋》云：

士與女往觀。因相與戲謔。行夫婦之事。其別。則送女以勺藥。結恩情也。<sup>2</sup>

宋朱熹仿效毛序之意義云：

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辭。<sup>3</sup>

筆者認為，〈溱洧〉內容與國家之「亂」、戰爭不停無關。因為〈鄭風〉其他的詩諷刺政府，毛氏與鄭氏似乎認為〈溱洧〉也一樣。或者，因為後代解釋〈溱洧〉中之「勺藥」亦謂「可離」，故「勺藥」可以象徵「離開」。鄭氏曰：「行夫婦之事」，然而筆者認為過度臆測了，詩中男女之關

<sup>1</sup> 見《毛詩正義（十三經注疏）》卷第四之四，頁 376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。

<sup>2</sup> 《毛詩正義（十三經注疏）》卷第四之四，頁 377。

<sup>3</sup> 朱熹《詩經集》，頁 87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 年。

係與其說是夫婦不如說更像青少年男女朋友。朱子之評論似乎受毛傳之影響而不表示他個人之獨到見解。

筆者認為爭論集中在〈溱洧〉中之一句：「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。」所謂「相謔」之義如何？於〈溱洧〉之外，「謔」亦出現在《詩經》另三首詩中，〈邶風·終風〉、〈衛風·淇奧〉及〈大雅·生民之什·板〉。〈終風〉、〈淇奧〉皆使用「謔」為「謔笑」之義<sup>4</sup>，而且〈板〉所謂「謔謔」為「喜樂」之義。《毛傳》、朱子及大部分現代學者皆解釋「相謔」為「相與戲謔」之義，筆者亦認為「相與戲謔」為「互相開玩笑」之義。

然而「相與戲謔」是否淫穢？根據〈溱洧〉，男女互相戲謔似乎為普通之行爲，不管士與女是否為配偶。倘若後代覺得「相與戲謔」之行爲不合乎道德，這種改變發生在哪一時代？

筆者認為，原來男女關係很可變通，然而孔子思想與五倫越來越有影響力時，男女關係即愈來愈典禮化及形式化。裴普賢云：

漢儒以來，都認為女子要有幽嫺貞靜之德，而溱洧所表現的卻是活潑大方，另一種風格的女性，以致朱熹看不入眼，痛心疾首地說：「衛猶為男悅女之辭，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。」<sup>5</sup>

在鄉村社會，男女擁有很密切之關係，在一起工作而做朋友。在大城市，男女界線更分明，社會發展使得夫婦之角色逐漸分化，而典禮化造成了角色之拘謹化。

現代學者應當注意《詩經》中之社會環境與後代不同。據此可知〈溱洧〉中之詩義未必如同後代之解釋。歷代學者之評論乃受其身處之時代所

<sup>4</sup> 〈邶風·終風〉：「謔浪笑敖、中心是悼。」

〈衛風·淇奧〉：「善戲謔兮、不為虐兮。」

<sup>5</sup> 糜文開和裴普賢《詩經欣賞與研究（改編版）》，四冊，頁 442，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7 年。

限。漢代學者之評論固然有可參考者，然而現代學者應當自由地分析《詩經》內容而按照現代社會資料決定詩篇之道德教訓如何。

朱道行云：「〈溱洧〉開後人情豔詩多少神韻。」<sup>6</sup>筆者亦認為〈溱洧〉描述兩位愛人之真正感情。他們互相戲謔，三千年之前之愛情似乎與現代人一模一樣。

---

<sup>6</sup> 朱道行《詩經集思通》。